





寧澹齋全集卷之四目錄

序三

賀觀察涵一秦公五十序

壽封侍御仁宇牟先生七十序

壽憲長白野陳先生八十序

壽封侍御可亭楊先生七十序

壽馮母周太淑人八十序

賀侍御瀛海吳公七十序

壽蒼山林年伯八十序



賀學憲景貞馮公六十序

壽安塞大令三泉因公八十序

壽張母洪太安人七十序

賀封比部郎真年伯洎葉孺人雙壽序

贈貞壽劉母胡太君七十序

賀李母方太孺人榮壽序

壽袁母秦太孺人六十序

寧澹齋全集卷之四

句章楊守勤克之甫著

序三

賀觀察涵一秦公五十序

今寓內節鎮林立自九邊外績用宏鉅威重與他鎮殊者惟浙最其在浙則明尤最明州砥柱東海當全浙咽喉號稱內地而重與九邊等授節鉞者非器局凝重才諳練達簡靜持大體者不任焉先是治兵使者闕踰一年所選曹實難



其人以洛邑秦公嘗三宰巖邑用卓異徵已  
陟冬官則冬官重晉儀曹則儀曹重今用治兵  
海上所稱明習吏事說禮樂而敦詩書者非乎  
乃以公名疏上制可公始蒞鎮延見文武吏  
士受約束有差已喟然曰今所治雖濱海乎寔  
當浙以東半壁銅墨之長以數十計武弁自大  
將軍而下偏裨列校若蒼頭特起以百千計餘  
艦組練兜鍪屯戍之群以千萬計吾襲寬政而  
堂皇之下多廢格無論海外矣一旦搯刻礪取  
故牘而紛更之一人鍥急所在繹騷是以部使  
者參寧宇也乃肅軍政寬刑法慎封守略簿書  
吏取安民將取能軍卒取守伍訟取息紛其他  
一切米鹽瑣屑之令盡從蠲弛而以間部署將  
校汰諸孱庸耗軍實者抉諸桀黠不奉法者一  
時聲靈赫濯靡不人人竦息戈船下瀨之卒雖  
遠戍窮島如在幢纛下凜凜奉紀律矣而其蒞  
民務與長吏休息於無爲令按堵如故蓋公治  
可一年間之闐闐而徵發不煩鈴柝不警謐如



也問之營壘而列幟如雲駢戟如茨投石超距者賈勇有餘勁赫如也問之海上而鼉鼉不揚舳艫鱗次天吳之氛喙息匿影於煙波之外廓如也明自建牙以來後先授節鉞者班班可紀如公未易多屈指矣不佞掃跡里門間嘗一承顏範竊服公汪汪器量矯矯風裁爲東南福曜及從諸薦紳先生論公治行無不舉手加額謂公持大體也公何以得此哉公產洛邑爲周南叔地古大臣遺風具在當周宣中興申甫其烈

也詩人頌申伯則曰柔惠且直頌山甫則曰剛不吐柔不茹不闢有刻礪凌厲之治而中興良弼文武憲邦愛隻千古則公所從來遠矣今

天子聰明英武遠過宣王而比年 靜攝日久

廟廊閭閻之間張弛練競老成不無深慮誠得持大體如公者秉鈞而樞運之用成博厚精明之理豈憂天下哉獨慮明州不能久私我公耳於是薦紳先生念芑宇下屬今癸丑瓊月某日當公攬揆之辰命不佞爲文壽之不佞何能



壽公抑公方始艾未足爲公壽也無已則有崧  
高烝民之什在維嶽降申保茲生甫無疆之歷  
天固佑之矣

壽封侍御仁字年先生七十序

先是牟君用一以大行拜 恩封封太翁如子  
官值太翁六十壽得藉皇華之便歸奉百年觴  
至是庚十載復被 新命晉封侍御史且屆七  
袞辰而用一方垂紳 嶠陞執法蘭臺弗獲鞠  
髡若曩時事每退食委蛇如又踧踖如意未嘗

不在太翁也無已則飭豸冠繡服謀割大官珍  
餽法醞以遺太翁而諸同籍兄弟謂予盍侑之  
詞余惟士君子抱道于已而身不逢世無少表  
見者每勃發于其子顧其子業已都榮筦要而  
容容俛仰鮮克自豎其有以見也與無所見曷  
異太翁沈酣今古蔚爲儒宗居恆讀史傳及感  
槩時事輒仰天太息謂獨不得攝尺寸柄可自  
見耳而用一處奉庭訓惟謹出爲 天子任馳  
驅採風貢俗明命是賦今且誇誇 巖廊中外



想望其丰采然則太翁所為見之用一者何異  
 其身見之哉太翁天性篤摯弱冠隨尊公事王  
 母罔倦尊公雖起家廢著督太翁及諸孫學甚  
 嚴太翁承之曲盡其驩奉母甘旨多方供其兄  
 若弟窘于商屢傾橐代償所逋且撫若姪輩務  
 俾成立跡其孝友所著視公家天壹不啻過之  
 而力學好古剖析經義根極理要似君高經行  
 純備善論議似子優父子自相師友討論皆有  
 成說又似獻甫於成父爰是用一既舉進士為  
 名御史而仲季及佳公子俱翩翩鵲起一門四  
 桂公家故物太翁若持券取其所藉以見于世  
 者未可量也方今 天聽甚高國事孔亟夫亦  
 議論紛拏罔識體要以至于是用一岷然風塵  
 之表諸所條上封事悉中窾綮與不以隨法不  
 以迂庶幾回天轉日之謨焉意太翁所為感慨  
 太息于家庭者已若越人隔垣之視而用一直  
 以素所究心者積慮而發殫赤而抒也 天子  
 固神聖莫及行且一朝奮乾斷擇其言之切要



者次第見諸施行孰有先用一者乎而馳斧時  
巡益宣布 朝廷德意令膏澤畢究于下其壽  
世壽民方自今始卽太翁所爲見之用一與用  
一所爲代太翁見者亦自今始爾余聞健爲多  
佳山水太翁雖已被錦服施明璫然曾不爲車  
僦而時時登臨舒嘯以寄其掩抑不平之藪其  
不忘當世若是今而後且鳴琴命酒以咏以歌  
與國同壽卽 盧筇竹葫蘆丹水黜而弗用用  
一又何必擎蹠鞠臆効膝下驪若初封時始足  
爲太翁壽請以具 使者之行李而侑太翁觴  
壽憲長白野 先生八十序

是歲白野先生壽八袞高矣仲夏二十有二日  
爲懸弧之辰時方炎暑先生遜居獅峰姜湖間  
不欲勞賓客相過從而親友願奉辭稱觴以賀  
適公外孫某孫婿某等屬言於勤勤寔不文然  
於先生盛德竊目覲而心儀之久請舉大端爲  
頌夫造物之數盈虛倚伏欹器之於持盈則有  
道矣昔衛武以髦耄之年躬金錫圭璧之德猶



不忘箴儆于國其視哲若愚視旣髦若厥初抱  
子惴惴焉思弗尚於皇天以自匪樂何靡盈至  
此此所以膺上壽也先生履華膺而不居濟盛  
美而不有齒與德竝茂而謙讓弗寧其維祺令  
聞將等睿聖而上之持此以平格天壽寧有涯  
耶勤也晚猶及見先生尊公海翁先生岳峙淵  
澄爲薦紳領袖對客動引前賢懿行聽者竦起  
比聞諸長老歷數宦績徽猷貞操亮節於古人  
中求之未數數然而先生夙稟家學自登第迄

宦成守清白之訓飲冰茹檠如一日棠柝遍郡  
邑則父母之歌興平反在棘寺則明允之頌作  
甸宣亘滇竹則屏翰之聲著急流勇退歸而力  
敦孝友崇尚雍睦爲邑太丘則不忒之化弘備  
是數者詎不足以介景福歷無算而顧逡逡粥  
粥自處彌下居恒進止悉有常度不失尺寸獎  
掖人善唯恐不及聞人細過輒掩之其霑接親  
故各以情而相先禮讓雖暱處終無媒容性不  
嗜飲遇賓朋讌集竟席靡倦賓朋化之鮮或伐



德者日陳詩說禮訓恭訓儉以迪子若姓今子  
姓森森莫不珠璣玉璨克紹門風律以抑戒所  
稱臧嘉敬慎輯柔無射若出一揆矣蓋尊生家  
率以老氏清淨無爲爲宗然原其意下將以上  
後將以先退將以進寔挾其不盈者陰與造物  
爭而魯恭士曰君子好恭以成其名猶不免爲  
名役孰與先生體性自然默成德行者哉雖金  
錫讓精圭璧讓潔可也余故曰持此以平格天  
壽寧有涯耶或曰先生白首孺慕無忘先公每  
歲時低迴獅巘下弗忍去茲且愀然不一舉觴  
夫積孝敬謙恭之極鬼神猶避之造物且爲之  
用今先生不假駐藥煉氣而童顏皓齒矯然鶴  
立千百歲可持券取乃邑大夫屢敦憲老之禮  
輒力辭不就異日者 聖天子顧問奕世舊德  
三朝胡耆有如先生爲特下優崇之典先生亦  
能辭之否諸君咸蹶然嘉許爲善頌遂書

壽封侍御可亭楊先生七十序

侍御君脩齡與余同第令關中秩滿得封可亭



先生如其官旣以推擇官臺中晉封侍御史歲  
乙卯先生躋七十明年夏脩齡出按貴陽因便  
道携其子民部君歸上觴遠近東錦羞璧者趾  
相錯而同籍兄弟謂余當有言爲壽余謝不敏  
者再屬侍御君將就道矣乃始操筆而祝先生  
余惟芘蔭者知根飲水者知源余東南芘飲於  
侍御君日久其敢忘源本之思蓋先生所稱博  
審肅穆人也韜其剽犀之鏑不以耀而盡洩之  
而御君及民部君蓓蕾爛熳光允大揚故知先

生栽培護愛收碩果之報者甚遠也楊爲武陵  
舊家甲第駢起先生績學負奇於書無不窺有  
脩家之餘畧則治生業澗火織悉而更操德矩  
一一謹廩尺幅間不少越軼當侍御君爲諸生  
偉質驚衆見者已知爲龍象蹴踏中人先生顧  
獨檢括常進諸庭而叫詔之曰應龍之翔油雲  
澍雨威不觸而潤有餘何必衝山破石立浪拔  
木乃愉快乎侍御君受而志之故其理邑也爲  
保嬰無爲毛鷲爲誠缶無爲察淵涓洛之上後



先蒲密至其按節東南虔過在掌而博太長者  
之意自溢於摘姦鉏莠之間齷人稱前使所更  
課法不便再請於上亟除之不啻解縛於是  
文武將吏父老子弟以及逢掖輩一以爲神君  
一以爲慈父能使以仁見威而以威見德懷君  
者口無所容其頌而信於君者心無所置其疑  
蓋得於應龍之旨遂也而民部妙齡擢第發鉞  
發劓雍容文鐸者久之令韞紉蓄縮以起先生  
之所風指益遠矣先生綜理則大儒經世則鴻  
彥默識玄寄則德操長源柱下河上之流乃不  
數數急世售姑以歲進士一都邑博講輒抽簪  
來歸曰吾以鐘鼎之業付子若孫而退了香山  
白社之緣陶輿謝屐何之不可汰賞生趣以迎  
吉祥其徼多矣因以新詩寄侍御君京邸示無  
恙今其狀貌碧瞳丹輔飄鬚美鬢體加澤而氣  
加冲量爲出入猶然指使弗怠客訊其勞則曰  
代吾服官者耳因知先生非薄江陵廣文其所  
效用久且大也侍御君按節浙若直而浙若直



人儀之按貴陽而貴陽人已幾幾望之侍御及  
民部屏襍營核典故且寢弛兵衛通狎勝流隱  
然以三不朽自任當世識不識皆願歸之先生  
至德可師將並傳無窮其壽孰與今日多乎哉  
昔宋張文宗公性至孝父年九十餘見其子入  
踐樞府楊氏關西夫子四世相繼爲公我明襄  
毅公父子崇階偉伐海內艷傳侍御君與民部  
位日進則先生年日高出則丞相施床歸則名  
卿呵殿譬諸長庚曉月獨冠衆星而昭回於丹  
霄碧漢樂不樂也若夫踰紀綿曆揮手帝宸雞  
犬白雲邈然人代則有君家桃花源中人在

壽馮母周太淑人八表序

是歲馮太母周太淑人壽八十維仲秋之朔爲  
設悅辰余以莫春戒行李將北上擬先期率瑜  
兒奉百年觴皆太淑人齋脩靜理跡不下樓者  
幾十年所辭勿觴比余渡維揚滌淮道河從青  
濟間仰止泰山而手額太淑人之德與其所以  
壽也方輿列嶽惟泰爲最然總地絡撫乾維而



不有其高攝生之所歸禎祥之所萃而不有其  
功觸石與雲歎沫成雨不崇朝徧天下而不有  
其澤冠五嶽之首視三公之秩而不有其尊封  
禪七十二君而不有其貴故能配天無疆終始  
宇宙而說者謂碧霞元君實憑焉以觀太淑人  
毓質于坤儷德于乾其所爲勛勩戒慎佐方伯  
公登閎樹駿與夫廸啓胤詰若令尹比部後先  
輝映暨諸孫子林林濟濟聲噪章甫間可旦晚  
取青紫而又具苗夫人鑒相攸得張觀察公諸  
懿徽芳軌宗鄴戚里學士大夫人人能道之身  
被累誥之封家有甲第園田之美尊榮安富  
翕施無兩世之仰太淑人者如在天上而太淑  
人不可有也曾金錯朱文粉袞嚴毅之在御而布  
素不去于躬溫濃甘脆萱蘇鼎珍之弗缺而蔬  
茹不厭于口媵侍在列臧獲克庭匪使令之弗  
給而身視壺事蚤作晏休庭內庭外之政恣飭  
維嚴數十年如一日方伯公旣捐賓客太淑人  
獨處一樓不移跬步晨焚旃檀香禮大士畢手



敬姜績竟日罔倦性喜施予內自宗戚以及疎  
遠之屬待舉火者若而家質母錢致素封者若  
而人逋弗克償輒蠲貸者若而數而且精脩曾  
度之業祈脫衆生苦厄歲爲常曩屆七袞時艘  
粟斛千計之洛迦飯衲子及海埂窮民無笑蓋  
舉世俗所爲窮奢極靡靡戕元化朘削後祿者  
悉屏黜弗事而苟可節嗇愛養布德市義惜福  
養祚以體方伯公留餘之意者見其積不見其  
止可不謂高而彌下尊不忘卑貴不遺賤功澤

隆施而不匱矣哉然則太淑人之德直與泰山  
並層糸而上而壽不與泰山俱末也泰山之巔  
周觀望齊秦觀望長安吳觀望會稽余與瑜兒  
方矯首東南見英英白雲布濩於越間知太淑  
人介福無量及抵都門人從南來謂太淑人當  
生朝令尹觀察率內外子姓跽請下樓升堂儼  
斑鞠臚爲膝下歡太淑人固弗許禁一切煩縟  
之儀零亂俳優之樂不得陳于庭惟召諸子姓  
諸嬪詔之曰吾髦矣無以詒若屬願若屬仕砥



于仕學勵于學婦勤于嬾母縱侈母佻巧母或  
傷義敗度以率由先大夫之教以留不盡之福  
此足爲壽矣余聞之喟然曰休哉太淑人之訓  
真配天無疆者也夫天以高爲尊地以厚爲德  
故王者增泰山以報天禪梁父以報地方伯公  
爲方岳具瞻業已垂景耀于春秋而太淑人益  
增脩厥德迺續繁祉詒之世世天且令碧霞元  
君日佑太淑人登大齊歷千秋其於躋日觀以  
望日殆方中時也敬序次其說而馳一介以代

酌云

賀侍御瀛海吳公七十序

先是歲乙未 皇上大獎戎政爰罪漏察者遂  
及臺省武選諸臣凡以名上率鏘籍去吾鄞瀛  
海吳侍御公方按蜀報竣亦與焉朝野仰公亮  
直日望賜環今且十九年于茲年已七十矣于  
是惜公者謂公驥首仕路當游躋萃騰而胡中  
蹶爲此固不足知公卽謂公素所蓄積未露二  
三而以要津之身寘之碩邁以救寧之略用之



觴味其柰居諸何此亦未能深知者楚丘先生  
有言將使我追車赴馬乎投石超距乎則誠老  
使我出正辭而當諸侯決嫌疑而定猶豫甘始  
壯也有如上一且錄舊嘉與諸臣孰有先公  
此可跂足須爾乃達人不然容身而游適情而  
行高眎塵蓋之外而寄傲無形埒之野何物而  
寵辱何物而窮通其於萬物細矣其於天敦解  
天真完矣夫公固恂恂若不勝衣而孝友自其  
天性其事一塘先生與其兄少塘先生有人所  
難及當其筮仕令於閩真若父母顧復之天  
子特召公使巡行宣大諸邊及巴蜀間公奉揚  
德意又真若進百姓而九閩謁之是時公方敷  
歷中外足建明矣而未嘗忻忻有德色迨乙未  
之役誰執其咎飄然而去惟有天王聖明之戴  
十九年如一日亦未嘗有憊憊不平之色初不  
佞爲諸生時已想聞公立朝大節及不佞幸通  
籍公又遯於野矣不佞間一入郡城爲順下風  
而請若季咸之望見壺子且反而走也此何故



彼褊仄之衷得失若驚譏隘之宇通塞殊度此  
其中不勝懽伎而厚燁之薪焚其天和公達人  
也安見惠文冠遠勝角巾而尚羊衡泌間遂不  
及指撝民上哉泉石可盟桑麻可問教其子已  
克家矣貽其孫已繩武矣與三四縉紳結社西  
湖之上命觴課詩常無虛日人望之如香山洛  
社而其步履趨然鬚眉黝然若不知其年已古  
希也此又何故語有之不以物嬰其身者膚有  
冰霜之清不以外傷內者貌有蟬蛸之淨假令

胸臆少存芥蒂輒有佗僚輒無奈其躁熱滔蕩  
而神不守矣烏乎令不佞反而走也故曰忘歡  
而後樂足遺生而後身存固知公所爲葆真而  
尊生者其際未易窺也公殆至人也吾聞至人  
其寢不夢其智不萌其魄不抑其魂不騰反復  
終始莫知其端倪又何年歷之能拘哉然則公  
之遐齡且無筭矣蓋季夏之五日爲公懸弧辰  
諸姪屬謀所以稱觴徵言不佞不佞惟不文何  
能言第人多以出處之際窺公願旦暮一出以



學淵齋全集卷之四  
慰蒼生而不佞獨窺公于出處之外其自爲壽  
與壽國壽民者未有旣焉姑舉今日之觴以俟  
何如

壽蒼山林年伯八表序

余年爰林冲明氏自緱城入爲民部每退食望  
西山黛色輒興停雲之思因乞差歸省將以明  
年秋爲蒼山先生八十壽武陵楊脩齡氏旣先  
酌者辭矣余與脩齡誼均猶子矧我明於緱城  
若近山者蔭近水者潤而望山推嶽滌河知源

先生其泰岱星淵也能無一言佐千秋之觴先  
生韶令玉立夙負才諳不屑屑治佔俾語起家  
名法拜官瓊海用清慎勤敏爲當路所才而五  
斗折腰非其好也當冲明成進士時方賢勞留  
都業有成勤輒飄然來歸然亦不以是爲車儻  
居恒聯屬宗黨洽比里閑暇卽臨眺山水讌集  
賦詩油然自得而伯母方夫人多方先意惟所  
適從好合賓敬白首如一先生初過闕鄉察冲  
明治行廉辨卽馳車南還以自襄歷緱浙閩固



接壤而近石橋雁宕之勝時有四方之車轍馬  
足焉冲明爲戒僕夫往迎先生曰吾不欲以遊  
屐爲官方累也壺公八景穀城三隱夫非福地  
洞天通印小鱸宋家錦荔何讓鼎珍靈餌已矣  
爾服爾官吾適吾志無以此易彼矣其雅尙高  
致類若此蓋呂覽謂大貴之生萬物酌之揚子  
謂生非貴之所能留而尊生者家幸祖柱下知  
盈守窪之旨然得其精者罔游于清淨之域不  
待其說者祇以巧取捷得之術陰與造物爭去

大道顧遠冲明十載通籍留連三邑而先生無  
噉意晉登郎署駸駸大用而不色喜身拜龍  
章榮膺簪組而角巾野服無異瓊海初歸時其  
澹漠寡營寵辱不二出乎性哉而幾于道以享  
遐齡介景福詎有量乎冲明服官惟謹不以室  
人自隨官署冷於僧舍獨以一味清白歸報兩  
尊人是行也奉鞫鞠脛擎跽上壽先生試問一  
歲中爲縣官經紀度支幾何節嗇經費蠹耗幾  
何所與正直若而人將敬舉冲明之觴而樂可



寧波府志卷之四  
知也於是脩齡舉西山古栢爲祝而余特繪菊  
譜遺之夫菊春植秋滋榦未折而葉已芽繼繼  
承承莫知紀極成公綏以爲茂過松栢不虛耳  
先生塵視五斗居然彭澤遺風而兩人懸弧設  
悅適東籬競秀之晨行且把握賦詩飲菊花杯  
無筭冲明益體先生之志出弘道濟若甘谷菊  
泉衍溢人壽其舉世以先生爲泰岱星淵也請  
質諸脩齡氏必謂余知言

賀學憲景貞馮公六袞序

景翁馮公之視學全閩也鑑懸冰日途闢薪樵  
珠鮮滄沉之遺驥無櫪伏之歎夫閩固東南材  
藪應期名世者駢肩接翅而是而得公網羅而  
振作之一時霞爛雲霽以赴文明之會者頌公  
廣大明恕如一口乃今歲賓興宴罷之日值公  
覽揆之辰士獲觀光耀采者無不稱觴勸進而  
其家從兄思泉君合宗人徵余言往佐酌蓋公  
目高祖坦菴公遞傳及貞白先生用賢良明經  
起家徵貢者數世上則禮匡藩封下則式孚



黌校里表通德之望家著大吉之肥存則祭酒  
于鄉沒則俎豆于廟而蘊崇層累以駿發於公  
其才華特達譽聞鏗旬無俟余贅惟是鳩族亢  
宗樂育子姓自爲諸生時已然矣公掇大魁成  
進士歷仕邑令職方儀曹朝野仰之若山斗而  
僅僅俸入悉以佐敦睦卽其督學敷言中所稱  
父兄之於子弟賢者獎成之不能者引掖之貧  
乏不自存者贍給之佻達不自檢者約束之種  
種親見諸行宗人於公殆灌輸然靡不饜所欲

而願公介無疆祉有以也余惟國家第祿壽命  
之隆替寔關文人之暢鬱周王無斁之化擬  
于倬漢之爲章而魯侯難老之歌由于在泮之  
伊教所從來矣今上御極四十載爲春秋五十  
正當萬年昭明之始海內士子喁喁觀化蹶焉  
厥生有旨首允秦中疏特增解額以宏籲俊  
之路其餘省直將以次俞所請而懷才者猶  
或苦約結何也無非以躁競成風囂陵日熾上  
所用以摧抑之者不得不嚴其限而挫其銳歟



然上之蒐羅旣廣而士甘犯禁咎在士士之才  
而屈者寔衆而上憚甄收咎在上方公在儀部  
時不嘗題覆合肥鼓噪事乎其所爲士習慮又  
爲賢路慮者亦詳且熟矣日者宣城見告朝  
廷業加懲劄議者猶謂人才騰踴士氣鬱勃不  
免川壅而決請于地廣才稠之處增設學臣以  
疏通之論至篤也有如厚誅士以躁進薄責已  
以甄收無乃與朝廷德意相刺謬歟且人亦  
孰不願其子弟奮庸而顧艱於造士亦大不怨

矣公自受事以來席不暇煖卽移檄巡郡雖嚴  
寒酷暑不廢校閣而三令五申以訓飭之又一  
試再試以茹拔之旣已詮次群品矣而某何以  
錄某何以棄某何以高高某何以下下某卽當  
臆穎某尚宜改絃諄諄曉喻父師不啻無非獎  
成引掖斬以未開邦家泰征之期大擴一人  
恒久之化譬之取珠于淵珠不盡不止相馬冀  
野而一乘之器亦不輕屑越也公實以其作興  
子弟者作興閩士而視閩士不啻若其親子弟



異日秉銓司軸而吐握下士者更可想見矣然則難老求錫之頌方且舉世以之卽八閩非私獨一家乎哉余與公生同里長同社仕同籍而特因思泉君之請有槩乎言之凡爲邦家慶爲世道慶亦非余一人之私也

壽安塞大令三泉因公八十序

客歲夏雨經月不止河水漂流畿輔郡邑寔當其害而南皮令因君多方拯濟魚龜免入室之殃鴻雁安集澤之慶時瀛海司李高君與余同

籍嘗稱其留神民事卽漢良吏不遠過於是中  
外咸知有因南皮矣會有客從南皮來者縷指  
其治狀余歎美不已客曰太史氏知因君賢矣  
亦知其家世乎因之先有滄州守諱某治行高  
等爲三輔最州人至今尸而祝之君父爲三泉  
公由選貢判臨清州地當煩劇游办處之庭清  
如水心勞撫字政兼恩威兩署州縣篆益清慎  
勤勵所去見思尋擢知陝之安塞縣縣故極邊  
與虜隣乃慎防固圍用戒不虞植弱鋤強罔避



豪右遇歲大饑賑拯不遺餘力所活幾萬餘人  
因君所用以治南皮者蓋宛然安塞風也余曰  
有是哉因之世能其官哉昔傳僧祐與子琰先  
後為山陰令並著奇績世疑諸傳有治縣譜子  
孫相傳秘不示人其因氏謂耶廼三泉公前繩  
祖武後開令君樹德彌滋意其食報彌遠今年  
且若何矣客曰自公掛冠歸來足不履偃室惟  
遣興林泉怡情詩酒日勉子成立比因君之南  
皮念邑屬滄有先高祖之儀刑在焉而慮其子

或弗克厥紹以墜家聲則垂白輦之任茲年已  
八十矣適過滄謁先名宦祠間採口碑于道而  
稔知因君賢也遂決意西歸計與粉榆故老聚  
首為百年驩因君方欲丐太史一言佐酌且壯  
行色而不謂君之歎美之也愿藉手以拜余曰  
此無容余言為矣余惟當今時事孔亟民亦勞  
止肅潦之災天寔以民之故示譴而民則當之  
誠何以堪惟是上宣王澤下軫民艱獨司牧在  
顧司牧之難久矣非必皆秦越視民傳舍視官



以重自菲薄其或文墨之儒不習吏事抑或世家子弟錦衣肉食不知閭閻疾苦而一旦在茲位操刀必割學御必償固其所也故輿人之頌曰孰嗣子產而繼衣之愛司徒寔濟其美今三泉公澤與惠人並傳而奕世載德直令傳家奇績當屬下風其在桓武之際乎是宜觀風者亟稱南皮將聞于天子不次擢也夫公寔能世布其德以遍洽蒼赤克謹天戒而弗克身享壽祺百年禔福其無乃非天之道乎客試以余言

告三泉公曰公歸矣幸出其治縣譜與海內同之令海內司牧者共有奇績以躋世壽域海內之福皆公福也請以是慰南皮君

壽張母洪太安人七十序

今上御極三十有三載值聖母萬壽元孫應期誕降越明年天子恭上聖母徽號因覃恩中外臣工令各封其親而張咸仲母洪得封太安人適與其七袞會先是咸仲將奉命往江右先期爲母壽予旣一言佐酌爲同籍光



至是韓公孟博再以媵誼屬予序予惟嚮者之言備矣復何說而處此竊聞囚心錫類者人主所以隆孝治也因事殫忠者人子所以廣孝思也今 天子所加上 徽號二字曰恭曰熹義取不已之德安人之功固仰見推崇至意而必且罷礦寬稅肆赦釋囚施浩瀚之恩布弘貸之典夫亦惟是推廣其功德而益光昭之於都哉 主上之所以壽 慈聖者曷尚已迺太安人天性溫淑克相有方處妯娌和而有禮字子姪

以恩厚誠如 制所稱度叶 玗璜德尊圖史殆自其執婦順時教固已行矣卽今咸仲服官已久而猶然躬績不倦絕不以珠繡易我荆藍庭內之政藹如庭外之政截如祿昌後祚游育孫枝雖其施德布功不出閭閻宗祊之外而身揀懿徽人懷和惠倘亦若聞 宮庭女史所紀誦則而象之者非耶肆咸仲之論囚江右也甫入境而餽遺供億一無所入戒僕夫騶從秋毫不得擾則服朴約之訓惟謹偕同列虛心協恭集



思會議其自直指而下罔不欽其明允則服雍  
肅之訓惟謹諸所矜疑審克若釋若減悉合適  
輕之典則服慈祥之訓惟謹今歲例當大審  
天子方廓然沛德音下功令甦繫纍徹向隅而  
咸仲所筮論洪都疏適以是時至深稱好生  
之意爲宸衷所嘉悅無非上弘天朝之濺  
澤下體庭闈之懿美而竭勤殫忠以隆施功德  
于不匱者歟蓋愚稔稽古內德若雋母以平反  
爲喜怒鄭善果母坐胡床鄣後察所決當否洵

令聞矣然以母問而多平反也必坐母鄣後而  
乃慎若決也假令遠辭膝下越在千百里之外  
將何居乎今咸仲逃歷江右而不啻若母面命  
之也母晏然家處而能令咸仲不啻若其面命  
之也此其賢于雋鄭二母奚直逕庭而咸仲所  
爲光昭之者視二子抑又遠矣然則制云幾  
古刑措之化衍國家靈長之慶而不忘崇陟  
者特券取也其永享榮壽又寧可笑數滉洩測  
哉韓公聞予言喜曰語云非是母不生是子非



是子不顯是母諒哉斯言足以徵母壽考也夫  
賀封比部郎真年伯暨配葉孺人雙壽序  
法侯真年丈之慮囚吾浙也體欽恤之旨敷曠  
蕩之仁業已寃雪覆盆恩漸肺石而又念矜疑  
候遣者苦地遠費累久拘待斃特議請量移稍  
近一以甦解戶之困一以速繫縲之遣此其慮  
厯沉滯澤宏法外意至深矣我皇上刑期無  
刑維生之好而值今春秋五十萬壽有俶之  
日德意更浩瀚焉法侯疏入而宸衷悅豫喜

可知也迺揆厥所自蓋本兩尊人之教云法侯  
尊公爲教授公長器少而慧能讀丘索第以教  
授公從仕故二弟且幼義不得辭家政以竟帖  
括遂罷去以業以身肩家督之任不務紛華好  
行其德嘗活一貧椽於死而人不知其制行可  
槩矣生平篤于孝友從事獨賢產取其瘠日以  
少所誦習口授兩嗣君而於競趨躁進尤所深  
戒葉孺人雖出自景胄乎歸於真爲冢嬪亦惟  
儉樸是安詎綠鞵不少去臂而嚴事翁姑撫育



二叔氏至脫簪卸珥以佐緩急中情曾無芥蒂  
聞人有喜事則顏開見有憂則額爲之蹙居恒  
傲厲之色不加臧獲封公誠賢重以維德之行  
固宜鍾祥後祿肇開法侯而其誠諭吃緊則惟  
是廉吏可爲且謂君子居其厚不居其薄仁人  
之言貽穀遠哉法侯稟以周旋靡敢隕越故入  
仕守素絲之節折獄藹泣筆之風以恪共爾位  
天子廉知其慎爰有吾浙之命法侯甫入境  
飭僕夫騶從秋毫不得擾却饋遺供億一無染

所至虛中集議奇請它公之不事而務爲軫恤  
之死致生諸凡註誤鉤株無左驗者羸髦不任  
箠楚者非殊死戍遣論罪薪下者俱從寬假日  
自非虺蜴蝮蠱苟具生理胡容吹毛而斷除之  
也卽其議處繫囚一疏則殫心極思直且申令  
甲所未備而於庭闈談論不啻奉行之矣故事  
讞鞠告竣則條析擘畫托之梨棗報請 俞旨  
於以施需德澤至惠也紆釋 睿慮至忠也先  
是法侯以主政績得封尊公如子官孺人如今



稱然前後屆六袞壽俱以不僂綵觴膝下爲念  
至是舉所報成奏之兩尊人兩尊人共手一編  
知是行也無冤情無滯獄有不重相愉快連爲  
舉觴者乎上揚 明聖解網至意以引萬壽于  
無疆而下之順適親老培以陰德此于臣道于  
道兩無闕陷敦龐醇固萃于一門始導引所不  
能致祈禳所不能必者悉于慮囚得之矣壽筭  
容可量耶於是同籍兄弟駢肩受事于浙者咸  
願奉詞佐酌而屬余不佞余惟諸君子皆爲朝  
廷子惠元元布弘貸之典者是宜深有慶于法  
候也因憊爲之序

贈貞壽劉母胡太君七十序

都門諸劉世載陰德至銀臺公爲最銀臺諸劉  
世著文武材至觀察公爲最貞壽胡太君者銀  
臺公諸孫婦行而觀察公介弟室也觀察公弟  
棄賓客蚤太君手藐諸孤而授之觀察公夫婦  
吾亦從地下遊耳竟曼泣數日夜不飲食諸娣  
奴百計曉譬者久之乃始視七箸忍死待其子



恩徵成立恩徵奮然茹痛起一女弟習班氏女  
憲朝夕母太君前已觀察公卽世恩徵困公車  
久家益落太君益復拮据匡襄以給中外恩徵  
下帷閉關禮絕慶弔是以有乙未之役已讀書  
東觀移掖垣建牙上郡太君時過塞上時還都  
時適淮陰歲時子姓羅膝下朱紫相錯其適淮  
也女夫人適李大中丞者御之太君笑笑四十  
年子女相倚杞天旣墮阮塗亦窮感遇世情閱  
歷如素晚迺備受百成爲近代勝事冰雪開陽

春不虛矣吾聞恩徵憲使提榆林長勝兵時時  
偕大將軍飲馬射鵬處有盾鼻磨隃糜燕然勒  
岷巖之氣至撫綏寬和調運饒芟從軍逸樂不  
復憶曩時枵復脫巾事李大中丞開幕府南境  
屹然江淮保障萑苻清夷漕輓利涉不動聲色  
而褫橫璫游魂剪厥羽翼籍費上聞上因謂  
諸常侍不足信踰數月而拜分稅停礦之命說  
者謂大中丞實啓之片言之施施於九野夫有  
子也才以宣力西域游陟定遠長羅之任有女



也才佐名卿樹赫赫之業太君栢舟中語庶幾  
行其什一以報地下銀臺觀察式增其榮世望  
之家更標節義畿輔若藉爲重矣且中丞當居  
塵埃羸病骨立太君卽撥拭之以今日爲期此  
其非常之鑒與非常之節曠古無兩則其受非  
常之年也固宜先是恩徵官掖垣疏母節於

朝 上問令甲樹棹楔如制今且十年太君春  
秋七十矣方過淮署睹女夫人禕珈晉觴栩栩  
善也凡與恩徵交者皆猶子因寄壽李大中丞

所而以雙魚聞於憲使用慤其白雲之南望云

賀李母方太孺人榮壽序

士人尚稽豪傑必誦其文隲其人而論其世如  
歐陽文忠所爲立言砥行靡日不敬聽者鄭太  
君身之也然其推誠保德崇仁翼嗣之勲載在  
國典淑勵人文濯磨多士之功關乎世道豈偶  
然哉先民謂歐陽之母難以歐陽不可無鄭猶  
宋不可無文忠也是故天造賢俊恒植其始雖  
亞聖復生必長養俎豆之習蓋未聞無所自者



觀今李太孺人其歐陽之鄭乎太孺人爲方選部孫女方與李郡伯並舉進士因字其孫兩家相距千里而遙業已聯姻無奈險遠何矣太孺人歸贈公者甫十餘年而自誓立節身成子名者亦幾十年而享今齡膺今封封之前誓之後所以貞範植孤有造乎李者率視太君爲似今令子生培司李公是矣司李贈公富席索枕丘之秘潘江陸海之奇不售忽邁霜露時司李公才四歲贈公遂病病太孺人請代不可得自是

家亦旁落啼號形影拮据杼柚間不暇逸人稱閩則義方云司李公性敏悟入搜廢簏出諸同好嶷然欲冠天下及望壯而登朝也司銓器重之擢李于茗茗習狡不難戕骨肉公根本倫常原親慎法滯囚多所平反時聆太孺人五誠卽奉七要九無不啻常退食必以所理附赦稟焉至捧檄覈他郡在在歸德猶之西京大雅所宣士風丕正棘闈分校入彀者磊落知名杞梓梗楠具堪梁棟馬首無譟街邏肅清而太學之



體化儼然嘉祐盛事矣文忠對門人未嘗及文章惟談吏事戒縱爲寬戒略爲簡至謂求其生而不得則受者與我皆無恨斯言服之終身不亦司李之功令乎李公有焉三年上最推榮贈公及太孺人畫荻之訓酬自今日始耳名理富力如公造詣益進太孺人純社延齡尤足待之其趾徽歐鄭者未可量已門下士相與徵辭爲賀而屬劉友應辰問序於余余曰文忠之厚賴母夫人寧歐陽氏重也宋室斯文重也今太孺人之有李公直上下六合而重輕乎李氏者耶乃究言天植歐陽之旨尤不忘冀願于李公云

壽袁母秦太孺人六十序

袁君繩武以文榮公孫爲留都幕府參軍幕固冷署鮮事事多用浮談任放謬托宏達如陶士行所戒而繩武檢押自嚴威儀攸攝行有坊表言無枝葉張元瑜之豪才養仲宣之雅望則皆母秦太孺人教也是歲繩武用秩滿列狀赴闕



下而夏五初吉爲太孺人六袞壽內家子姪輩  
謀所以奉詞稱觴者余母於太孺人媿也稔太  
孺人賢莫余若乃受簡颺言曰自昔誦內德者  
貴不弛勤富不廢儉發不渝貞困不失守孝敬  
罔替處衆惠餘貽穀有方有一於斯皆稱嫜節  
至若一人之身榮枯倏禪屯蹇橫交而四德彌  
備終始一揆則疇與太孺人茂哉太孺人祖中  
丞父王傳然幼齡失怙與呂宜人熒惇無倚淚  
交頤相對及筭歸儀部公則文榮公已捐館矣

文榮休休下士不得好士之報世態交情門羅  
立設獨管夫人治家嚴諸如夫人以下凜凜奉  
政鮮當意太孺人婉孌承之內影不越帷外聲  
不入閩質明肅盥櫛侍管夫人起夫人晨禮大  
士豫蕤旃檀香以俟禮畢精五飯具進終日儼  
立無惰容偶抱疴則徹夜伺呼息不交睫遇有  
甘脆先奉姑次奉諸母及娣姒遍乃敢嘗歲時  
潔粢盛竭烝衍聯屬我宗鄴雖甚踈逃無間言  
初隨儀部公京邸旋念管夫人及呂母老遂留



諸媵從而身歸養至令管夫人喜得婦如愛女  
而呂宜人謂有女勝佳媵也儀部公不戒於子  
密之難計猝至太孺人絕而甦甦而復絕亦以  
兩尊人故勉從慰諭起攝家政日夜含辛飲泣  
不欲傷尊章意呂母晚病瘋宛轉床第間數年  
至斷葷請命瘖立不輟其孝敬類若此文榮素  
廉無腴積管夫人至捐私橐鬻公產與以封殖  
諸從孫栝捲甫棄曾瓜分之不厭曹起角匕箸  
太孺人曰此誰非王父同氣忍相魚肉矧所遺

幾何與其飽訟師寧惠若屬是則賢者猶或難  
之矣所舉三丈夫子悉親授之書伯旣承厥紹  
仲方翩翩鵲起而季無祿蚤世孌孌弱息復貽  
之憂太孺人更含辛飲泣濡翼之蓋太孺人雖  
夙長膏華身爲介媢而所經受皆人世最不堪  
之苦所豎立皆人世最難能之節以方古女史  
所載奚啻兼之可不謂賢哉邇者繩武板輿迎  
養節嗇自奉期奉母驩而太孺人飭以無隕家  
聲無玷士行無污簞簋無殄珠桂無憚而傲無



夸而誕出入遊處必詰所與俱繩武稟以周旋  
靡失尺寸貌恂恂似不出而行閑閑若處女其  
成之者深矣語云寒松老檜不知嚙幾雪霜庚  
幾寒暑以摩空凌霄而弘蔭芘于下太孺人寔  
當之壽寧有量耶先是太孺人以儀部公受恩  
封翟冠綸幃業已焜耀後乃感時痛悼不忍一  
御至是繩武例得請益封且願藉爲儻綵助太  
孺人遽止之曰爾僅承先世遺緒以享俸秩吾  
方惴惴惟弗克勝是懇何敢復濫朝廷之休命  
止而獨不念先子之慘忍鵬吾哉勉旃自勵以  
圖寸進吾有餘榮矣懿哉斯訓有無涯之感焉  
有虔共之慮焉有知足之戒焉固宜繩武之能  
其官也持是以介遐齡迂龐祉容可筭數計矣  
諸中表咸以余爲信史爲善頌遂書而納諸仲  
君之行李

再贈牟封公壽圖詩序

蓋世言尊生者動引廣成柱下之術而祈延曆  
者輒稱蓬壺瑤島之勝旨旣玄邈語涉荒唐要



以清淨爲宗，搜寧不擾，蟬蛻塵垢之表，委蛇寥廓之鄉。斯亦達士之鴻修，至人之超詣矣。若乃易稱恒久，書衍箕疇，德著基光，則詩俊無期之頌，謀在燕翼，則記昭數世之仁。此則不待塞兌，杜機鍊神，伏氣而濟世，與出世同域，壽身以壽國，特隆蓋惟我年伯仁宇先生。獨履其盛，云先生玉壘孕靈，大峨鍾炁，翱翔藝圃，馳驟德途。尚義惇倫，追薛包之媿節，賑窮濟急，踵郭震之芳踪。仁讓允洽，且評知覺，特先後進，周旋規矩，崇

四重于子雲，揮斥雲煙，擬三才于左叔，蕭然物外。溟滓不入其衷，曠矣達觀，城府不設，其內登高舒嘯，每慷慨以憂時，下捷栖真，纂經綸而裕後，家庭授受無非尊上，庇民之謨，經術淵源，具有體立用行之妙，李無蹊而頌美，槐應植以凝禧，璀璨明珠，顆顆階除，推鼎盛，澄清驄馭，行行輦轂，佐乾剛，已從烏府沐重綸，何異瑤臺膺寶籙，迺者伯子用一事竣，督漕書呈報，命望長安而近日，瞻南國以停雲，簡重巡方邊。



微快臨軒之遣榮歸直指膝前來夜繡之馳宮  
錦用作斑斕大官式資修瀹安憑燕几却筇竹  
于可盧祗捧瓊卮謝丹砂于岫嶼上下龍駒秀  
色相將華萼怡顏法音分奏椿庭盛事喧傳栢  
署勤等誼均猶子敬卽若翁爰命鍼工寓籌海  
屋揭朝暎于黃道用表葵衷寫喬木之蒼髯爲  
方楨榦蓋崆峒訪道茲妙契其玄銓若關尹傳  
經實嘿探其要眇肆壽原恒末與景運以俱  
昌而福極攸同偕皇圖以並鞏遙看白嶺藉  
八公以稱觴延佇青江儼三老之獻瑞推本五  
百年名世祥開豐世之符徵歌八千歲爲春共  
效臺萊之祝



海源齋全集卷之四

三十八



